

孫子兵法證明 中共犯臺必敗與我反攻必勝

孫子兵法是世界一部現存最古的兵書，也是世界一部最有價值的兵經，它的價值，並不因時代的變化而消失，反如一顆明珠，永放光芒。其所建立永久不朽的原則，順之者勝，逆之者敗，不特可用以說明過去歷史上每一次戰爭的勝敗，即未來新戰爭的誰勝誰敗，亦可憑而推知。十多年前我曾把它證明日軍侵華的必敗，也用它分析德軍攻蘇的必敗，結果都應驗了。民卅九年共軍犯臺謠傳極盛之時，有許多人正在提心吊膽臺灣將守不住，所以我便抽暇來寫這一篇蕪文。

日人過去很醉心孫子，其研究孫子之情，與著作之富，世界莫與倫比，然所發動的侵華戰爭，其最初的勝利基於符合孫子，而最後的大敗，則由於違反孫子。今日朱毛以至各級共軍將校雖亦研究孫子，運用孫子，僥倖取勝於大陸，如欲攻臺，則非失敗不可，因為他攻臺的初步已經失敗，同時又犯著孫子「不可攻」的原則。

朱毛向精於「用間」，對孫子所說的五間——因間、內間、反間、死間、生間，過去莫不盡其利用之妙，且不「愛惜爵祿百金」，又「賞莫厚於間」。故在未戰之先，其間諜群已滿佈我內部，到處散佈謠言，挑撥離間，竊取機密，所以往往弄至一接戰或未接戰，我軍便瓦解了。朱毛今日能夠奪取了整個大陸，我想他必私心竊喜地說：「我用間成功了，我得第五縱隊同志們的幫忙太大了。」可是他這次對臺的用間，即失敗得很慘，也可以說是他對臺進攻初步的失敗，在這一次用間上，他卻弄到一個吳某當他的高等間諜，想欲把握著孫子所說：「昔殷之興也，伊摯在夏；周之興也，呂牙在殷。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，必成大功；此兵之要，三軍之所恃而動也。」的原則，不料吳某被破案了，再有洪某蔡某相繼破案，幾把所有共諜一網打盡，我想朱毛攻臺的三軍，將難「所恃而動」吧！

然而朱毛在蘇俄的指揮之下，一為要鞏固既得政權，二為完成征服亞洲的迷夢，攻臺之舉，躍躍欲試。然而攻臺將是怎樣違反孫子的原則，且讓我來個分析：

知彼知己，知天知地為制勝的先決問題，共軍如攻臺，他對這四個問題，因上述共諜的相繼破案，決不會全知，極其量知其一半而已。正如孫子所說：「知吾卒之可以擊，而不知敵之不可擊，勝之半也；……知敵之可擊，如吾卒之可以擊，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，勝之半也。故知兵者，動而不迷，舉而不窮。故曰：知彼知己，勝乃不始；知天知地，勝乃可全。」然而共軍僅知其半，是沒有必勝把握的。尤以在地利方面，我扼有臺灣海峽之險，如無優勢海空軍，絕難飛渡。在天時方面，臺灣每年則有所謂七、八、九、十月的颱風季節，如今年颱風季節前不能進攻，便要等待次年，次年此季節前不能進攻，又要等待再次年，這樣坐失時機，必招致惡果無疑。倘若冒險進攻，一遇颱風，則恐未接戰而全軍已葬身魚腹了。一〇二八年元師遠征日本的慘敗，即因不知日本的天時，當時元師數千艘戰船集中於日本的鷹

島，鷹島原為颶風所常通過之處，且潮流激急，宛如我們的臺灣海峽，正在準備向日本上登陸時，適值七月之晦，颶風挾其暴風雨而至，把元艦打得翻天覆地，人馬漂流，十萬雄師盡填惡海，不久元也亡了。至於拿破崙與希特勒進攻莫斯科的失敗，也是因困於「冬將軍」，天時的難測有如此。

守勢為最有利的作戰形式，克勞塞維慈有此主張，孫子早有指示，他說：「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，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。故善戰者，致人而不致於人。」而今日臺灣乃守勢作戰的最理想基地，且又無守勢作戰的弱點——兵力劣勢，現我海空軍既比共軍佔優勢，即當面陸軍亦佔優勢（就共軍的渡海運輸力說），乃立於「致人」的主動地位，共軍如不發動犯臺則已，否則，必定會遭受到我之殲滅。其次，共軍的渡海來攻，更犯著孫子幾個不能犯的原則，如惰歸、亂譁、遠勞與饑餓等，孫子說：「是故朝氣銳，晝氣惰，暮氣歸；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，擊其惰歸，此治氣者也。以治待亂，以靜代譁，此治心者也。以近待遠，以佚待勞，以飽待饑，此治力者也。」共軍攻臺的最短距離為自閩浙沿海基地，所乘的機帆須經過十五至廿五小時的航行，在這漫長的航行中，除迭遭我海空軍的轟擊，死者死外，其未死者氣亦頹喪（惰歸），加以舟小顛撲於驚濤駭浪之中，身心疲勞，又因暈船嘔吐，不思飲食而陷於饑餓，上岸時混亂不堪，或發生譁變，（或未動程時已發生譁變，如廈門有共軍兩團為怕驅其渡海攻臺，便譁變了。）像這樣的軍隊，已變為疲兵、病兵、亂兵之群，是不能戰的，戰則必敗。反之，我軍則為「避其銳氣，擊其惰歸。」「以治待亂，以靜待譁。」「以近待遠，以佚待勞，以飽待饑。」那有不打勝仗的道理。過去日俄之戰，東鄉元帥於對馬海峽，大敗由波羅的海東來的俄國艦隊，於戰後道其致勝之理說：「以佚待勞，以飽待饑。」已可想見。

又，共軍的攻臺將無糧可因，因我必實行堅壁清野，而陷共軍於如孫子所說：「軍無糧食則亡」。再，共軍的攻臺，亦等於「攻城」，孫子說：「攻城之法，為不得已，……將不勝其忿，而蟻附之，殺士卒三分之一，而城不拔者，此攻之災也。」因今日臺灣已成為堡壘化，儼如一座鋼城。共軍如來攻，我適等於「以礮投卵」，不祇殺其三分之一，必殺其全數，不祇成為朱毛的小災，且成為大災，由此趨於滅亡。

還有，我軍對共軍的侵入作戰，正可發揮「常蛇戰」的優點，孫子說：「故善用兵者，譬如率然；率然者，常山之蛇也；擊其首則尾至，擊其尾則首至，擊其中則首尾俱至。」這就是說，倘若共軍攻我基隆，則遠在高雄之兵朝發夕至，攻我高雄，則基隆之兵亦然，攻我臺中，則高雄基隆之兵俱至，推而至於到處被攻，亦莫不皆然。即由我具有鐵路與公路交通便利的優點，何況我守臺之兵，又是孫子所說：「死地則戰」，「無所往則固，不得已則鬪」的哀兵。

孫子的原則將在臺灣的攻防戰上得到顛仆不破的證明。本來朱毛以共產獨裁為榮，已將所有國粹摧毀殆盡，但他卻不敢輕視孫子，尤摧毀不了孫子不朽的原則。依於上述，可見朱毛如攻臺，勢必慘敗，其逃不出孫子的原則，正如當年德日逃不

出孫子的原則一樣。然而他卻遲遲未敢動手，也許因準備未週。但孫子說：「其用戰也貴勝，久則鈍兵挫銳，攻城則力屈，久暴師則國用不足。夫鈍兵挫銳，屈力殫貨，則諸侯乘其弊而起；雖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後矣。」所以朱毛攻臺固敗，不攻臺亦敗，我們且正視著吧！

在這裡再讓我從孫子兵法證明反攻必勝吧：孫子說：「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，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」又曰：「主孰有道……吾以此知勝負矣。」現在自由中國政府施行善政，整軍經武，與大陸共軍統治下的奴役人民，窮兵黷武相對照起來，我們是得道者多助，無道之共軍必日趨滅亡。所以他日反攻，我們是必勝的。

在共軍暴政之下的我大陸同胞，不勝其清算、鬭爭、虐待、奴役之苦，已紛紛起來抵抗，起來革命，他們都翹首等待著我們的反攻，日甚一日，有如大旱之望雲霓，這不就是孫子所說：「上下同欲者勝」，所以我們的反攻，是外呼裏應的，是有不戰，戰必勝的。

孫子說：「故知兵之將，民之司命，國家安危之主也。」又說：「善用兵者，……必以全爭於天下。」，我們蔣總統自革命戰爭，以至領導抗日戰爭，及今日的反共戰爭，每每在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時，竭盡其艱苦卓絕的精神領導全民，革命戰爭完成了，抗日戰爭勝利了，今日的反共戰爭，在我全民堅信一個主義，一個領袖之下，也是必定勝利的。現在美國在維持世界的和平，又為避免生命財產的犧牲，屢屢對於假想敵不輕一戰，既然不願一戰，又要使其聽命就範，他唯有運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及原子彈和更與日具新的新武器，已經保持相當長久時間「屈人之兵，而非戰也。」以至達成我們民主陣線所共同謀求的「必以全爭於天下」以保全人類的安全與繁榮，較之毀滅人類、毀滅世界的共軍，在孫子的「謀攻之法」我們的反攻復國也是必勝的。

現在我們自由中國和民主陣線的軍民，甚至中國大陸被奴役的軍民，與共黨的對峙，都是日趨尖銳化，都在厲兵秣馬，枕戈待旦，一到時機成熟，非戰不可，我們民主陣線的戰勢必如孫子所說：「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，形也。」一般的勢態，萬馬奔騰地撲向共軍，此又孫子所云：「勝者之戰」也。

中國大陸地面廣大，沿海海岸線漫長，我們反攻時，共軍是防不勝防的，正如孫子所云：「敵之所備者多，則吾之所與戰者寡矣」，是以祇要我們萬眾一心，再堅履孫子之言：「併力一同，千里殺將」，反攻自操必勝的左券。

孫子說：「施無法之賞」，這是激勵將士的最有力原則。如拿破崙的善戰善勝，一時巍然君臨全歐，固由不世的天才，但憑「施無法之賞」而奮發人類的本能，青年血氣之士踴躍集合於軍旗之下，三軍之眾的功名心得以滿足，這種策略是不可以忽視的。今日我們臺灣青年都踴躍到軍中去，和大陸的義胞都同樣在國仇家恨的憤

怒中急於反攻復國，又同樣地處於「夫衆陷於害，然後能為勝敗」的境地，在政府勵士賞功政令之下，一旦反攻號角吹起，我們戰爭也是必勝的。

我們現在正日夕加緊準備一切反攻的事宜，一定要達到孫子所謂：「勝兵先勝，而後求戰。」的準備，而後進行必勝的反攻。反攻之期雖有遲早，但時機一到，便可反攻。總而言之：反攻一事，由於我得道者多助，準備週到，官兵用命，士氣旺盛，登陸有方，游擊空降等之配合，共軍起義，民眾響應，聯軍參戰，勢必如孫子所謂的「擴弩」「發機」般秋風掃落葉地光復整個大陸。

最後我再鄭重地告訴大家：

臺灣是必守的，將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「英倫三島」。

反攻是必勝的，將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的反攻歐陸。